

牙 不 且 此 香 刷 一
齒 但 益 膏 雅 牙 切
潔 美 衛 質 人 永 牙
白 觀 生 良 此 免 患

李燈太黑

(翳丹)

張謇張先生是時事新報點着一盞絕大的學燈。人以為必能替中國學界前途大放光明；但是也有拿小人心腹度君子心的，說他無能，貽誤國保，聽得學界有點動心。後來取下一燈，如今居然張先生做了吳淞中國公學的代理校長，那麼學燈的成績，即應該在這裏收帳了。誰想弄成大學了氣，不但談不到放些燄光，簡直應該吸取學期的苛切都沒有，照了氣，不但不談不到放些燄光，還是張先生平時新潮流的主張所反對的。怎麼也像要任公自己和自己挑戰呢，難道用違交攻政的政策，本校學生起反對，全國的學生起發成匪，還是新潮流當中有這樣一種專制的手段呢？

我記得從前胡學生在中國公學做學生的時候，他們全體政教校長鄭孝胥胡先生因在某要當一件稿子，受了一股冷氣，現在張先生雖然也是鄭孝胥第二，在某要當一件稿子，雖保沒有聖人洞悉什麼，像鄭先生到各報館來登載，大家坐筆要當心，須對他加一成客氣，千萬勿騎在稿子上，兩眼望屋頂，風雨下稿子，惹得十幾年後，被聖人來笑落，其實潮流以管新風雨水不可不講，張先生所以觸燈頭，正是當時新報上那些「管得大黑以後晝亮些」當然燈燈下的潮水，曉得裏四面沖，不至於儘到住自己的學燈沖了，注意呀！注意呀！

上海の蔓脚貝

2014-01-01

生物學上說動物有翼類，在水族中有一種翼腳貝，貝只有女性，但是他貝殼的兩層中，有兩個小囊，小囊裏面，各藏着一個小丈夫，據說還有一種翼腳貝，不止兩個小丈夫，多的甚而至於帶七個小丈夫，他要受精的當兒，就取出來一用，不受精的當兒，就歸還在他那裏，做個預備丈夫，有人說，上海有許多婦女，大概都是奉仿了翼腳貝了罷，可是這種翼腳貝雖然貝殼裏藏了兩個小丈夫，還是有一種固定的小丈夫，不是浮腫的一種，便是瘦的一種，也是帶七個小丈夫，用在一側，要是上海的新式翼腳貝，他那貝殼的兩層，一側進一側退，不知道有多少小丈夫出出進進呢，唉，我要想怎樣逢爾文於地下，請他來研究，研究上海這翼腳貝，很有趣呢。

三談慶頂珠

議銀頂珠一重公案，我所說的，是限於鑲蓋培一家法派，就是何海鳴那封信，說我沒過過老頭的，云云，也還沒出這老頭的範圍，及至蘇少卿出來說話，嗶哩啞喀，許多閒話，二節，以補前次所說之不足。

改玉谿詩

紀念年端十七號。(旬公投稿)

怎麼還是那樣打扮？他女兒答道：「孩兒生在漁家，長在漁家不叫我不穿漁家打扮，要怎樣打扮？」少卿漁家打扮，是怎麼叫他女兒打扮？這晚年覺得以後，改的嗎？少卿又說穿的不是又弄錯了，「難道說，又是老頑硬打骨，以養一梳筒子水，聰明人是聰明極了，但是神經過敏了點，要是聽得，這是嘴說，不是其在那裏打主意，要照這那樣說心眼說起來，就比上諸如此類的，那說說的完呢，說說比如意恩穿靴子，不合漁家打扮，難道說，不合漁家打扮，難道說，不合漁家的裝束，是像角色定的，譬如丑角穿褲鞋，打裏腳，那就不妨，要是老生，那就非穿靴子不可，說到這裏

這便是梅玉芳與柳穿花，按照這所以向裏捲的，裏字上講來，分明是從衣外向裏裏捲捲好了錯的，我拿這兒衣來作比方，絲毫也沒有錯的，本來是我自己，方我自已說的話，那還能錯嗎？如何能夠硬給解作是從衣的裏面向上捲的呢？要按少卿這樣解，應該把向字，改作從字，或把裏字，改作外字。

辛亥之後

辛丑正月

王金發之與陳英士，與世莫不知其死，頗有人謂陳惡其叛黨投北，殺之似可。然余知英士之欲殺王，蓋憤其所為，英士極不諒，然且知其人，終之心甚善，不過不欲自殺其身，以有待，當將伯器為浙江都督時，曾以英士所時亦曾小離西湖，現一巨宅，英士當時固亦為電交，實費以武力解決，英士亦而電交，實費到申，趙事訪英士，家余為伴，英士之

辛亥之役

(少華筆記)
爲莫道安，其後王之
法死之，其事亦在疑
心已久，王在浙路之
爲害寧之馬，被除之
故，放還之，不欲留
扣留王所定購之槍
既久，諸君恨已惡
也。王惡聲，聲言將
上而賈賈之不願扣留
留浙，終爲浙害，予可告別器，設法除之，再決不爲機
今日舟之與別器，亦不得不用此假面具耳。吾當時以寧
之資格，遊旋於李君之間，深恐英士有違誘念，令吾
入藥方，俾得之，予君亦無人無他且論其才，殺之亦
可惜。英士曰：子休誤會吾意，吾今日之言，確係與意
且知君與吾之交誼，決不說言，故敢托君傳遞，若論
高之才，不過略工技藝，一幸非其才耳。爾情之有吾
將英士之言，轉達於別器，雖恐其終未殺王，而英士
之念，固早著於民國元二年之間，且卽此一編，亦
微英士之不可及也。

說詩解

《說文解字》

聲勢洶洶，絲毫不爲所屈。吾見二人，一而弗解。英上借余同行，至屠厠，見諸官，當軍官，問同官如是。李藩王之字，亦可告伯趙，設法除之，其決不爲梗。予不得不用此，此而具其，吾當時以爲於兩省之間，深恐愚士有謬余，合行於英者，亦無人，且論其才，雖亦亦。予休會不滿意，吾今日之言，發亦也。讀決不毀言，故敢托君傳達。若論技藝，一走卒之耳，間惜之有吾。於英，李藩王亦終未殺王，而英士數日，則園中復行，射擊，余乃憤。是詩，亦從行，錄出，綴錄於此，以實一陳。

中州卷之六版預吉

上海

愛克司光錄

10

(續)

第一回 冒風雪戰士脫離家 賞花美入春中酒

說着又四下裏望了望，笑問道：「你們大小爺們，幫助嘆道：『阿婆嫌我們上
的這房屋淺狹，久難移居，這都是天嫌棄了，在那裏靜靜的用功，不早不晚的
跑出來望望他媽，這也都不算難得的了，」但是沒有一莊生計，遠遠去
去，但求可憐，承梅伯伯的情，說替他在城裏張羅張羅，如有好消息，
梅伯伯趕緊給一個信給我。」梅黃梅大兄一拍，笑道：「我若不爲這事，
事，豈不巴巴的跑過來，我愛大爺模樣，生得高些好，魂兒不爽，都怕他
他在心坎上，曉得替他謀了好幾處好地，無如高低不一，其不
能如我心願，不是梅黃梅放肆，却有一句話，要問一問爺，像你們大小爺
那探聽風氣，大馬路，上一定不止認得兩隻手，但是他才好，至於現現
起來，說道：梅伯伯，你老莫是糊塗了，」實助阿婆及諸親，范氏正在旁裏，
勸李盛姑婆，西廂，可有沒有？」

聲齋雜詩

又過了「好」一天，天也亮，「外間屋的」路局已到了，那屋中的男子高高興興的去完外間算賬、寫單、忽忽忙忙攜着老五一同上了汽車。說：『送你回去罷，』二人並坐車中，那男子又掏出「張支票」給她看，說：『這不是一萬二千元？』二人說笑着又接了幾次吻。

過了幾天之後，那男子又和老五坐在一間講裏密談，他說：『我先去，便不似魚書一，』

那一晚上高興了，他說：『我今天到李宅去了兩次，門上都說他們主人不在家，』老五說：『你爲何不到銀行去取銀子？』

那男子有五分歡，赤臉遊園一般，巧如何王叔處。芝山技亦未尋常，芝山刺東離步，雙枝花修木分八，高四分，雕一彤形，左右各二分，倚窗外眺，東坡與佛印居左，東二尺，倚窗一案茶器置曰，箱一，椅兩張，茶盤置曰，箱一，一簍，二船尾一舟子立，前置食，一高几，上置食盒，一几，上置魚書一，几後有長几，上置一筐，轎邊上臥大，低案一，綢一盆，養一衣一，櫈一。

(吳)

臥香齋

身 (秋)

出所獲之寶不足觀口、江漲水
災流民逼地十步之外、皆若瀕
聚之勢、豈待過有一形所適而
爲之謂道、胡胡無一形所適而
反局其戶試以手推之、丟然而啓、
子惡矣未幾、女有以爲難於商
無子爲女婦合、所婚皆其下輩
爲女婦合、所婚皆其下輩、
金部、由是小康、今不復矣、
金部、由是小康、今不復矣、
爲編入傳奇、亦一段佳話也、

一年有半

(六)

「呀！男子着這道，兩天就去了。」

「我還是親自去的，銀行說，他已無存款，支票是不能付，所以非找他不可。」

「他？不見面？」

「老五說：『難道他一個堂堂做大官的人，就躲你這一萬二千元不給？』」

「男子低頭大聲說：『難未見得錢，但是眼見他是不付，我們却等着送用，如何不叫我着急呢！』」

「說着，二人對坐，沈吟不語，過了半日。」

「人對我說：『何苦在我們這小角色身上搗油呢！』」

「這事給了明日說，他或者不好意思不給。」

「明日說：『老五也懶洋洋的不明，答道：『明日晚老五，聽你的消息，你須知。』』」

「陳師風有三天了！」「未完」

「天翻地覆，」

「煙天甘餌落，」

「何遲。」

「長蛇仰頭思吞食。」

「死到當頭向不知。」

（哭雲）

伯達目，所叫的三個局，却一個也沒有來，叔叔姊姊邊第一個來的，偏是剛纔所見的那位五小姐，却見他帶了一個十四五歲的小姑娘，一同進來，向叔叔身後一坐，那趙小先生，短髮短髭，雙眸睜睜，很帶傲嬌的模樣，便三少長三少短，的，那間，老五却一聲兒不言語，向伯達微微笑，彷彿說：「我可憐了，只知道他帶五小姐，連他的名兒也沒有問，但是此刻倒又不好意思問，正納悶，却碰一陣鈴聲響，房間裏的人，把門一揭，喚道：『二少朋友來，兄兒走進一位少爺來，大家都立立讓讓，他隨即了叔叔更道：『叔叔兄，幾時來的，叔道：『我昨午來的。』」

「這廬兄不見，」

「說說你到北京去了嗎，」

「庭魔道：『差，我昨午才回的，』」

「謝濟道：『這廬兄，大家說，後來房上，後來居上，便也坐了下來，主人家叫取局票來，開張席兒時，」

「正要開席，叔叔背後的老五，輕輕的，道：『黃大少，要請的，』」

「庭魔道：『原來五小姐在這裏，轉轉轉，』」

「老五，」

「三少決不肯吃，」

「謝濟時忙忙寫了一張局票，」

「便交到老五手裏，」

「伯達道：『當常兄始有見局票上寫着秋霖，』」

「兩字，」

「恰巧有個堂差，走進房裏來，」

「說性可的是，」

「那一濟時，把手指着伯達道：『此，是我做的媒人，』」

「過一天，」

「吃謝媒人酒，」

風雨之驟至，若雲倚欄獨立，神色悵然，若見琴姑，首於樹梢之下，憑窗不已，雲雲暗歎曰：「香真大誤，乃應此天壤懸殊之琴姑，投入囚人之網，將來結果，不問可知，然而事至此，不可挽矣，」

（九）（漱六山房）

鐘聲咽矣，秋風蕭索，四顧寂寥，憶雲徘徊，微草之場，仰視蒼天，星河欲沒，五更向曉，萬籟都寂，但聞江湖激激之聲，靜中聽之，疑若

「何雲曰：『余何自，且為余來，』」

「庭雲疑步欲行，舉手向來，」

「杌然而止，」

「建德樓中之手曰：『王更已，露露露露，』」

「室中，而此草場之上，」

「以琴姑，」

「何云：『吾候君，』」

「琴姑之腕，」

「荷無言，」

空支票

201 202 203

(馬二先生自北京寄)

在所很富麗的老宅，一間精緻的屋內，有一個女老嫗坐在一張沙發上談話。那男兒說：「老五，你看這不是我寫的嗎？」我這附注，已贏了七千元了，連以前的，一共已有一萬七千元了，你還愁什麼？你看，這三個紅的，便是九千元，那二十四個藍紅的，便是二千元，餘下是阿秀拿

那女人：「老五，也笑着說，『真呀！我方纔看見，你下那麼大的注，我很怕你輸了。』」他得了「男兒」說，「怕什麼？輸了他們都比我還不給他們，也算不了什麼。」又拿三千元與你贖身，一隻金剛鑽，還候，三千元與你買一隻金剛鑽，戒指，四千元預備打一處小公館，

